#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 隱逸上

君子之生於世或出或處大致詎相懸哉孟軻嘗論之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趣一也陋巷窶儒與虞廷勳臣其道同也何者各協于宜耳矣乃若希蹤巢許傲世隱淪固辭羔鴈之聘自甘衡泌之娛雖非中行亦可謂離塵拔俗者也其下則乏實用而負虛名是謂之竊緣捷徑以鶩榮塗是謂之僞茲二者志士實恥之宋世號隱逸者或未老求閑或蒙徵不屈咸足嘉尚獨种放

邅會改圖竟爲特議所短豈其不免於二者之病邪不然時止時行與古君子等矣

戚同文　陳摶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徐復　孔旼　何群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詧　王庠

戚同文字同文楚丘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楊慤授五經慤妻以女弟晉亂不求祿仕且思見混一於名字

嘗意焉懋依將軍趙直疾亟以家事託同文即爲葬三世數喪貞復厚禮之爲築室聚徒登第者六十人多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義不積財不營居室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與宗翼爲友長子維仕隨州書記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與酬唱追號堅素先生蕭擬之陶隱居號堅白云維太祖朝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弟綸自有傳楊慤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父爲虞城主簿因家焉負米養母好學能屬文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未嘗以貧窶干人

物不許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既
暝未嘗不出户見鄰里卒年八十餘子度第進士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
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言一見成
誦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
祿仕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
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
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
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召
留禁中月餘從容問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

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放還詔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再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留摶闕下已屢與之爲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某月某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摶好讀易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箋其指摶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摶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知道士賈休復欲之 輒取以與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郎

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劒術百餘歲尚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宋祖旣代周摶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种放字名逸洛陽人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詔嘗令舉進士放以業未成辭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教得辟穀術別爲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種林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

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徙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多為歌詩自稱退士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詔賜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等言其貧不克葬詔厚賚之

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薦詔遣赴闕賫装錢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賞乃遣官齎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至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巖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爲

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
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
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召對六
年春表謝暫歸故山許之將行遷起居舍人命宴餞于
瓊林苑上賜詩二章十月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
獻景德元年冬來朝二年擢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
疾許之宴餞于資政殿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
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十月復至上遣
內侍齎詔詢以經國大猷致君遠略且有登用機衡彌
戢寡昧之語放上言曰臣列迹侍從叨冠諫諍雖愚者

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聾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豈伊菲敢預論述伏望寢此過聽遂其夙心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

田歲利甚博亦有壚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
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責放不法
仍條上其事詔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
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
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與居觀基起第賜之然猶往
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
算緡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
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
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
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

議官司議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晨
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給直
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
萬適字縱之宛丘人自號遺玄子精於道德經不求仕
進專以著述爲務有往簡集百卷又有雅書志苑等書
淳化中韓丕任翰林學士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
流頗有遺逸否丕以適及楊璞田誥對上悉令召至闕
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
帛遣還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數日卒田誥歷城人

好著述宋惟翰許袞皆其弟子也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人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為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賜茶帛卒年七十八

李瀆洛陽人曾祖郃仕梁歷後唐以太子少傅致仕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善詞賦周廣順進士甫師張鐸辟為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責授右贊善大夫初瑩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徵

中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騎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濆濆即鬻之其惡囂如此州閭化其儉德眞宗祀汾陰以廷臣薦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再遣使存問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一日忽曰適有人召林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瑩集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

年詔曰故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
智交養特行貫典式慰營魂可特贈祕書省著作佐郎
州縣存卹

魏野字仲先陝人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
竹樹淸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
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
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
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野爲詩精苦有
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
丹使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

上命招之野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後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明年詔曰故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及此淪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州縣存卹瀆卽野中表兄也野卒後瀆六日時甚異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里中號邢夫子眞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以名聞詔授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

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淸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淡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築室豹林谷從种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詔舉沈淪寇準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畀爲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

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復剋西方當

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問明年王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無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之滍陽

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里人皆愛慕之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丞與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

其好也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群亦自
置至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群愈自克
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否目爲白之
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
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先行
誼後世專以文辭說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
介數美其論會諫官御史亦以爲言下兩制議皆以爲
進士科始隋歷唐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
廢也群聞其議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
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群徑

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郯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群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群遺稾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王樵字肩望淄州人博通羣書尤善考易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度河舉家被掠樵棄妻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

歲遼復讎不用乃於城隅累磚自琢謂之蠲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棋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逝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户卒

張愈字少愚益州人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以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丁内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嘗泝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嶷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有曰厯成遺跡吳興高蹈䟽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

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學者多從之游號聱隅子著歔欷
瑣微論十卷謂聱隅者枿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
述辭也石介在太學以禮聘召晞走匿櫃密使韓琦表
薦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處州人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
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
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
仕進意以薦賜粟帛仁宗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人之遷
至太常丞卒啓明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

之有古律詩賦戲啟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事親以孝聞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舉爲州團練推官不就以薦授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脫年日來食巾褐山林間自號虛一子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頃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動遵古禮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從孝者常數百嘗以鄉薦試

京師不利即罷舉仁宗屢詔不起人問其故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也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時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烈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絶毋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敎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詔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求與辟入幕府亦辭治平中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幷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詔賜

號退安處士治平末卒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累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君錫安州應山人第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

陽脩等薦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
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
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脩非其人不交非其
義秋毫不可汙也庠亦登科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詧字隱之成都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
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
之變蜀守累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
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
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詧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
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里人范百祿從扣太玄詧

爲解述大旨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父夢易登皇祐第嘗攝興州忤部刺史以事中之鐫秩罷歸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有志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擯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　之難故守

庭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
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軾以為名
紹聖諸臣用事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
行也久矣崇寧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
得失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行舍法
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
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千嵩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
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與求化願屏居田里以弟庠
升朝贈父官始克葬毋喪終復舉八行為天下第一詔
旌其門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攻潼川府教授賜

出身及音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向后每欲官之俱遜與弟姪及其甥既卒孝宗謚曰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華浮沉其間各建大策或者謂晚節隱操心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 隱逸下



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為人有禮遜於勢利登第涉歷州縣無營進心王安石當國患大臣異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彈擊乃驛召詣京師汝尚既知所以

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
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甚貧未能忘祿養
又從趙抃於青州以屯田郎中致仕卒孫倅敷文閣直
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贛人學博行尚隱於城西通天巖蘇軾
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知其不娶戲以
爲元德秀之流孝本隱遯二十年崇寧中舉八行解褐
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祕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至奉議郎提點開封府
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求直言

孝甫年八十一上書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蔡京嫉之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居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庶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庶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耳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守文之邵守公南綿竹人第進士為曲水令神宗即位求言之邵上疏有曰京師者諸夏之視傚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

表之所論之言已

勢利合雜疋先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司馬光亦亟稱之

吳瑛字德仁蘄春人以父遵路任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年四十六致仕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行酒人咸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哲宗朝被薦召爲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

寧三年感疾即閉閤謝醫藥焉絶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毎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
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
過吳江過而異焉過與之語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遁迹
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
棄去唯飽食以嬉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
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
之裕曰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
欲人知況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人呼爲杜五郎有屋兩間不

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所以爲生曰與人擇日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自此食足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閒一至縣賣醯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嘵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忘夜

乎疲極未必聞矜談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謂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麻衣草屨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問藏書何用

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行陳追詰何爲到此曰大兒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若纍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勑在否兒曰

也作一株龔中埋山下守丘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郎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又日訪之室已虛矣

張東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去左右親亾盡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抄數萬卷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元祐中大臣累薦起勑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東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於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

聦崇寧四年卒明年詔賜謚正素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遊京師司馬光謂神清氣和可與進道得胡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其友羅適持節太路舉以自代又奉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八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不被

與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陳瓘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季子庭筠童丱有志行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以熊受其言遂為名臣其學以誠敬為主無脩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有五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表之庭筠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

蘇翁披荊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漑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絶蔬蓏蔚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爲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屛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

有丙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人默計此爲雲卿也既而淡泉者名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帙云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帙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矣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

王忠民潁陽人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不

至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下朝特授宣教郎詔赴遣詣行在既至上疏辭官言臣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異名祿上不許忠乞以誥宣櫝中藏之歿山下力懇求去復依鎮撫使翟先遂不出時又有蘇簡者須之族紳之後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累召辭疾不至以壽終

諸承亮字茂先眞定人有文名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師犯

難宋南下破眞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不出金帥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衆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時七十二人悉放第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金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闑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亳城縣謁覆之卽棄去卒年七十門人諡曰玄貞先生

安世通號青城山道人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沉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

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其略曰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所謂倡內丈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上禍也可以死而死亦禍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上以世通爲首云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 卓行

行異于衆謂之卓觀劉庭式之義朱壽昌之孝鄭德珪之友陳洙之忠俠可巢谷之交好斯皆人所難況徐積郝戭龔明之兄孝且廉翁蒙之詣過王還克孝且多陰德哉曾叔卿等之處貧賤患難雖一節可以勵貪懦之夫矣古今士豈無負高行而名湮滅者彼以學士大夫爲揄揚故後世述焉宜史遷有感於顏氏之附驥也

劉庭式　朱壽昌　鄭綺曾孫德珪　陳洙

侯可　巢谷　徐積　郝戩龍明之翁象之許迥王遷附

曾叔卿　劉永一馮晉道虞謙附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第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既登第女喪明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其何居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絶粒不

食日炎炎有紫光步七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人以父巽蔭歷官知廣德軍初巽守京兆妾劉氏方娠而出既而生壽昌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士大夫蘇頌蘇軾而下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

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荆同母弟妹谿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鄭綺浦江人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夜則同衾德璋與物多迕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君何預爾事我往則貝𣪠狀白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紿以無往夜半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

斃於獄德璋慟絕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璋之子幼鞠之如已子

陳洙字思道建陽人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嘉祐中上疏助司馬光乞早建儲嗣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跡方上即仰藥以卒奏下大計遂定仁宗聞洙死賜錢百萬元祐初用光言官其一子

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倜儻不羈既壯篤學盡易前好孫沔征儂智高請參軍事奏功得官歷簽書儀州判官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

埶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徵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與田顏爲友顏病甚爲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畢以佐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貲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

巢谷初名穀字元脩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舉進士京師俗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習騎射

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驍勇爲四方冠去游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數百金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金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責黄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徒步訪之至梅州遺

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不旬月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强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父死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

諷淚落不能止事毋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從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毋亡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廾合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聵疾屏處窮里自少及老日作一詩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

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嶽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郝戩字伯牙石州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戩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第進士歷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覓謝事上官以其治績固留者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冢上去則藏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泰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戩曰向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

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强所不欲以累其高哉戴忠信自將篤行苦節竟不仕卒司馬光為銘其墓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夜禱于天乞減己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但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析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

葬西山先墓墓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年逾八十授宣教郎致仕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惟誠字云

翁蒙之崇安人孝謹順悌兄歿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父引年恩讓以子弟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黜喜周人之急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

奔走乞貸不憚也張孝祥忤秦檜逮繫廷尉親舊畏禍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饘費者無所得蒙之聞之慨然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瘦甚殆人莫敢視蒙之輿致其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其爲常山縣尉也適故相趙鼎死朱崖其柩將返葬常山郡將章傑希秦檜旨陽以善意檄蒙之護其喪陰囑之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且併搜趙平日知舊往來書跡欲敗趙氏以自取美官蒙之不可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蒙之度傑意堅或更囑他吏則事不可爲即佯諾密以告趙夜

取文書悉燬之無片紙在翌日乃往為榎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誣蒙之他罪貶官同郡朱熹稱其所為多類此云

許迥字光遠祁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往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祭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因指橐中黃金贈之規許諾竟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其家死者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壽規不顧徑去迥其季子也迥事父及兄遂遜甚敦悌宋師伐南唐遜為將分護北城迥同在軍中矢集如雨迥以身蔽遜被重傷不避及遜歸宋載其友金惟岳之族同寓京

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淝水鉅盜李某俘以爲子惟岳泣謂迥曰吾止此息料公能出之迥即請往既至盜遥刺之迥曰令氏若豪雄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驚止迥泣謂曰汝所俘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效草閒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大臣屢欲薦之迥曰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覓終淮上遂遯俱以孝悌稱大中祥符中封泰山加羣臣恩遯當遷以讓其兄乃以遂爲將作監主簿遂子人俞登第授汾陽從事俞少喪母事父尤謹所欲千里必致既應貢不忍離左右候

或以偕病篤澣濯必親不避汚穢父卒摧毀幾滅性或厯父所經由涕泣求曰許氏世濟忠孝王安石爲作家傳云

王遷穀城人平生輕財好義未嘗訾詈人一僕賜麥出游值驟雨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悔見鄉人鬻小女於市以償債即與直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既如期至遷笑曰吾焉用汝女聊資君耳竟歸之所居去杜安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導賊來劫且甘心焉遷聞之因具牛酒待賊賊素聞遷賢戒其徒無犯王君僧亦感遷舊恩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遷爲力解不

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復免市有一無賴子與姪京不協京使酒而好鬬遷慮之呼無賴子與十萬錢使市布於房陵無賴子罄其錢縱酒蒲博遁去家人皆咎遷遷乃告之故欲姪與無賴子兩全耳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奔走其門凡婚嫁死喪及罷官流落者悉資其費遠近翕然呼曰無怨公云子文遵父業世其德而不變南陽帥盛次仲卒于官其子卜葬者貧乃告文曰聞公高誼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爲先人宅兆文慨然曰惟君所擇既得卜凡葬事皆仰

給又館穀其家數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同爨而食尊卑內外無異財鄉人取以爲法云

曾叔卿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吾聞北方新有災饉此物必不時泄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義一介不取妻子貧困而拊庇孤惸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人兄泰爲醫助教居喪不飲酒食肉終三

年永一亦孝友持身廉潔熙寧初水溢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他人物流入輙擿出有僧寓錢數萬無何僧死永一詣縣請以錢歸其從鄉人負債不肯償直焚其劵行事類此

馮貫道壽春人以訓童子爲業與人交淡而能久元祐末門下侍郎蘇徹罷政斥外平昔翕翕走其門者皆諱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寄錢越七年自嶺表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向所寄者視其錢封識如故紹聖中大府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爭求爲邸肆不許獨念貫道貧諭吏出名可以踞居不預而月獲錢

十許千貫道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輟誦手
不停筆窮日之力以脩吾職至勤苦也月所得不過數
千錢然頗無他慮今一旦坐獲厚利恐有意外憂請辭
貫道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推吉凶無不應以故
車馬常滿門有召者雖權勢震赫非其所好不往也貫
道於吉者必曰當爲善以承其吉於凶者必曰當爲善
以避其凶凡所爲槩類漢嚴君平云
高談字景遂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
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
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

廣寧保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此格言也今南則汀劒西則盱贛皆盜區守隸利人囊橐指爲諜剽殺之將焉避乎盜入諸子文請談曰有廟祏在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赴我爲直之談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哉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